

卷之二十一 國朝文獻

質疑

荆溪任泰學

經學有淺深無是非也必謂此是彼非非面質聖人何以知之故於古人傳注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直抒其心之所得以質之深於經學者

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五年卽下五祀謂自克商至作誥時爲五年也子孫正斥武庚若曰悔禍復天命一念可以作聖今則暇以須之五年於此亦旣

無可念聽者矣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又泛指當時從亂者若曰天亦
惟求民主於爾多方故大動以革命之威以開爾多
方顧天膺命之路惟爾多方既無有能顧之者矣尙
何所見而思亂乎孔傳蘇傳皆以服喪三年還兵二
年爲五年子孫爲紂鄭注以武王八年以後十三年
以前爲五年詩皇矣疏夫作誥在誅武庚之後不近言武
庚必遠引紂事於時事爲疏且武王十三年內何莫
非暇以須紂者而必云五年乎下文奔走臣我監五

祀孔傳蘇傳皆不明著五祀爲何年鄭注則云五年
之後反其本土鄭意謂若移之郊遂之等闔境俱遷
五年復反無是理也且末篇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以及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皆欲其永處洛
邑之辭

猗嗟似爲莊公如齊觀社而作春秋如齊觀社穀梁
傳曰尸女也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
於貳室所謂展我甥也

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謂

惠公之母范注云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謚疏云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旣是僖公之母此文與彼正同是此經的解不煩曲說矣乃范注又云仲子卒於孝公時夫使卒於孝公時閱惠公一世至隱元年始來歸贈其說難通而范氏必爲此說者特泥於妾子未爲君則不稱夫人不稱夫人則不稱謚今見成風稱謚仲子不稱謚故創爲是說以釋不稱謚之疑耳不知妾母用夫人之禮自成風以下成風以前妾子卽爲君生不夫人死亦不謚惠公仲

子僖公成風一也豈必卒於孝公之時始不稱諡哉
檀弓不爲位也者節正義云據婦來之長幼不據夫
之大小甚誤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經固
有明文也

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謂長婦爲姒婦按照二十
八年左氏傳子容之母曰長叔姒生男伯華之妻稱
弟叔肸之妻曰姒不曰娣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
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宣公夫人稱弟叔肸之妻曰
姒不曰娣者此如曲禮所記伯舅叔舅之稱終未見

有稱叔舅者經典如此稱謂皆不必泥檀弓正義據左傳言之迂矣

春秋之例常事不書必有大美大惡而後書魯夫人

之見於經者五

桓公夫人姜氏至自齊莊公夫人姜氏入文公逆婦姜于齊宣公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成公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皆齊女也齊女春秋之所

懼也問者曰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穀

梁曰刺不親迎是也然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矣曷不於遂發之而必於僑如發之者何也曰遂

之逆也宣公喪未畢譏喪娶則不譏親迎問者曰文

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稱逆者何人不稱夫人又不稱氏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公羊云高子云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云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宜孰從曰宜從公羊問者曰諸侯娶于大夫略之矣將天子不得娶於諸侯乎曰天子諸侯不同也諸侯親迎天子不親迎且天子嫁女於諸侯則使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則使大夫主之欲其尊卑敵也今公親迎于大夫之家可得謂之敵乎不敵又何以行親迎之禮乎沒公以言逆正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一書法彼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失在不親迎此
逆婦姜于齊失在親迎然則稱婦何也曰穀梁以爲
有姑之辭是也春秋書婦者文之出姜宣之穆姜成
之齊姜三人而已文之逆出姜在文之四年聲姜則
薨於文之十八年是出姜有姑矣宣公之逆穆姜在
元年出姜歸於齊在文之十八年相隔祇數月宣爲
敬嬴子敬嬴薨於宣八年是穆姜有姑矣穆姜薨於
襄之九年據左氏傳齊姜逆於成之十四年是齊姜有姑
矣

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正也正則何以書譏上事也譏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正也正則何以書譏下事也譏夫人姜氏人也

內女爲夫人者八

紀伯姬紀叔姬杞伯姬鄧季姬齊子叔姬鄭伯姬杞叔姬宋伯姬

書來歸者三

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穀

梁云嫁曰歸反曰來歸左氏云鄭伯姬來歸出也問者曰齊何以稱人鄭杞何以不稱人曰稱人以歸歸無罪也脅我而歸之我也不稱人以歸歸有罪也吾

女不安於彼而自來歸也左氏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杜注將歸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夫言之而後出之非無罪可知

昔年於吳門見宋板不全本草杏仁桃仁皆作杏人桃人因悟八分書人傍加二禮器碑士人正作士仁論語并有仁焉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易何以守位曰人本義今本作仁皆仁人通用之證其爲人也孝弟其爲仁之本與兩爲人同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氣卽血氣之氣故告子懼其動

心強制於外以隱忍勝輕躁故孟子特以爲可但不得已而求免輕躁不得已而強爲隱忍皆由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所謂不知言遂無以養浩然之氣耳夫志以帥氣氣以達志志之所向氣卽赴之告子不端其本強制其末志氣遂分爲兩此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也準此四句是但持其志氣可勿論矣下文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若志氣兩重故下節復有公孫之問

次如次師之次志無依據必使氣方屯札得住

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輶以上爲軌上乃下之訛疏不

得其說易軌爲軌案車軾前當軾下含輶者曰軌

字亦

作軾少儀作范

毛公不宜以由輶立文濟盈不濡軌理之常

然非詩意矣軌凡聲軌斃聲軌與牡叶軌便不韻易

軌爲軌曲說無疑也考呂氏春秋兩輪之間曰軌據

廣狹言之也晏子春秋深不滅軌據高卑言之也穀

梁傳車軌塵兼高卑廣狹言之也考工記六尺有六

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徹廣六尺徹卽軌也

徹者通也中空可通者皆謂之軌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正似五十歲時語人生大要
百年故云安得假我數年復得五十年潛心學易

邲之戰夜戰也上言乙卯下言丙辰止兩日閒事按
文讀之趙旃夜至於楚軍見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左則受之以至於昏下文云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是以兩廣見晝夜也王乘左廣爲乙卯日入以後明
矣又云王見右廣將從之乘是丙辰雞鳴右廣初駕
時下又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謂以是日雞鳴乘左
廣而右廣之駕反在日中之後故云先左杜云以乘

左得勝故未的

眾維魚矣眾卽蠡字質之激里師師曰夢也故宜是
蠡泰因終其說曰春秋經蠡公羊皆作螺古字往往
無偏旁

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病甚則殺不甚則不殺所謂愛其材也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以示可用杜注未的

孟子言燔肉不至燔肉卽歸賓之俎故言不至曲禮
乃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與孟子不合

隨園先生荅李穆堂問三禮書快論也然其訾儀禮不能無失其疑少牢曰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面婦拜婦爲太瀆案詩云君婦莫莫又云主宰君婦廢徹不遲贊與宰皆家臣也先生豈并毛詩而不信耶坊記陽侯竊繆侯之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其言卽非孔子緒論亦必非無稽之言其疑喪服曰卿大夫之貴臣重臣服斬是與國君無別案國語欒氏之臣辛俞行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君以死事主以勤事君之令也稱大夫於君前曰君而得爲之